

诗抒胸臆

寒潮袭来感吟

李德生

一袭寒流扫南北，九州风峭尽寒彻。冷雨潇潇落申城，路人匆匆棉衣裹。杨柳难抵失青绿，樟树傲霜秀碧色。虽说浦江冬来迟，少见窗上挂冰花。

过华师大忆昔小吃街

冯如

院墙之外灯如昼，人语欣欣向后街。小吃尝鲜当玉馐，时衣折价合荆钗。聚来无虑二三子，掷去闲愁百十阶。香覆霓虹歌未歇，风吹花市踵相挨。流连蝶影纷纷堕，摇曳春华暗暗差。潘鬓归来浑不识，寒桐疏挂暗云埋。

逝物录

张萌

记住流逝之美 刚从窗台划过的鸟声，稀落成空气里羽毛一样轻的碎片 书架后，传来散尾葵啜饮阳光的声音，一次光合作用，正在完美进行

阳光从一块地板移到另一块地板，也是流逝的过程 桌角上，黑法师叶片卷曲枯萎的时光散落一地 遗逝之物，像秋天的背影

兰花枯黄的叶子映衬着芦席的书香气 从书架上垂挂下来的，长长的绿萝，正探向那束离它不远的橘黄的光



霜凋秋叶复丹青 钱政兴

世相百态

因一只口罩，记住“守望相助”

陈茂生文

把车从验车场开到修理厂，天色已开始昏暗。修车的师傅看看说“今天没空，车放这里，明天来取。”验车没过，心情已经有点悻悻然；车虽老，但多年来已习惯与之朝夕相处，没有车的陪伴觉得很很空空落落。落叶被风吹得窸窣窣随处飞扬，站在城郊结合部的公交车站旁正胡思乱想，两盏橘黄的车灯越来越亮；一辆公交车停车、开门，正欲踏上车厢却听得售票员提醒：“不戴口罩不能上车。”蓦然想起备用口罩都在车里没带出来；而经过复工复产、恢复市集经济，乘坐公交车似乎并无此规定；似乎被看透心思，售票员补充一句：“今天中午刚宣布的。”

验车场总是在较偏僻的城郊结合处，若不乘这班车，难不成在暮色茫茫中走回家？正当脑子一片空白中忽听有人说“我给你一个，没戴过的”。定睛一看，坐在边上的一个上岁数的女士从包里取出一只原封装的医用外科口罩递了过来，瞬时化解了难以解决的尴尬。顺利登车后，只有一再表示感谢；因戴着口罩看不清面容，那位女士淡淡地说：“不要的，正好带着，一桩小事。”

是件小事，但骨节眼上的小事成了绕不过去的要紧事，应了那句“细节决定成败”的名言。也许女性天生心细，带一两只口罩备用；但若无助人之心决计不会慨然相助，那个黄昏就会多一个焦虑的路人。正想着，车子到站了，一回头，

看到一个略有些佝偻的身影慢慢远去。

2020年受到感动太多。从年三十开始，在新闻里看到一架架飞赴南方的飞机、看到在风雨中坚守的志愿者、在清冷街头与疾驶过来的快递小哥擦肩交错、夏日在小区路遇“全副武装”到居家观察家庭测体温的医务人员，都有“山河无恙，岁月静好，皆因有人负重前行”的感慨；但终是因观察而感动；当接到那只递过来的口罩，2020年普通人，成为了“守望相助”的受惠者和体验者，不感动复何如？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意犹未尽

小壁虎

魏鸣放文

一道墙，白墙，五百米。小区南边，沿着一条河过去。绕回，经过工地的外墙，正是一片狭长的草地。都是三叶草，还绿着，密着，厚着。长长的柄茎，掐下，会有水滴。

最近，黄昏时散步，转到了这一片区域。一个人在草坡上走，草下有砖有石，脚歪，人正。

一路看墙。小壁虎，好像都知道自己的名字，只把自己贴在墙壁。粗看，灰灰的，黄黄的，一抹，涡旋，似有若无；像一片剪纸，会被风吹跑似的。

小壁虎一动不动，守着自己的名字。像是在学我们童年的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然而，在一个“知识老人”眼里，把它看成了汉砖画像的夔龙纹饰之类。于是，一道普通的围墙，因为这一只来自远古的爬行动物，而有了地球生命演进历史的画风。

遇见小壁虎，仅从口袋取出口罩，罩住就是。用来防疫的口罩，正可用来对付古代的“五毒”（蝎，蛇，蜈蚣，壁虎，蟾蜍）。查了资料，有说壁虎有毒，有说没有。经过反复比对认定，即使有毒，也是极小。窃以为，古人所谓“五毒”，一半来自画面想象。

这是一种最普通的小壁虎，学名叫无蹼壁虎，仅长5厘米，只有成体的一半。

小壁虎，像极了水中的蝶螈，都有“小手”，都会叫。然而，前者是爬行动物，后者是两栖动物，两者的门类相差远着呢。在壁虎的大家族中，还有着科莫多龙，地球上最大的巨蜥，体长3米多，看它们追杀野牛之迅猛和血腥残忍，俨然胜过了狮子和老虎。

今年夏秋，两须丝长的纺织娘，姿态幽默的螳螂，威风凛凛的蟋蟀，纤细如南瓜子的马蛉。那时，一片金碧辉煌和美声音乐。

那时，一个人在附近到处活动，很少光顾这一段白墙和草地。如今，秋虫大都走了。少量坚守的，都不如壁虎。每见于墙，细看，小壁虎，一只两只，趴着，对着你，四肢小舞，五趾大动。

时令小语

凌寒犹有花枝俏

傅光达文

虽然腊月未到，但年底一股凌厉的寒潮从北方袭来，冬天的单调朴素，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念色香俱全的梅兰。诗圣杜甫曾云：“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正值梅君光临之时，居家附近的公园里未闻梅香，新村里照管非机动车的梅粉爷车棚外倒有一丛红梅开得热闹，可惜是塑料花，他的杏梅盆景还没有动静。

所幸，我的手机里已收到喜讯：“从化梅花开花啦！”从2020年12月18日——2021年1月17日，广东从化溪流梅花节开幕。我以为新冠疫情还未了结，梅花节可能要取消，竟没有，真是好事。你不妨悬想一下：近百亩梅花在枝头如雪翻飞，到处梅香阵阵，芬芳扑鼻，梅影重重，移步换景，枕着碧流溪河，一片皑皑香雪海，面对如此“南国报春第一枝”情景，多少弥补了岭南无雪的遗憾，赏梅人咏梅、画梅、摄梅、赞梅，该有多么欣喜、多么陶醉！

梅花作为一种中华文化的象征，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居中国十大名花之首，与兰花、竹子、菊花一起列为四君子，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早就深深烙印在国人的记忆中。她的花语：凌霜斗雪，迎春开放，风骨俊傲，不趋荣利，而偶然寓意，视之亦与诸花等。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树梅枝”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江湖诗人，无论爱梅与否，无

不借梅以自重。凡别号及斋馆之名，多带“梅”字，以求附于雅人。”

众所周知，唐人爱牡丹，而在南宋文人的诗词中，处处有一种低调的花朵舒展开来，那就是梅花。梅花原就主产于南方江浙之地，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云：“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随着当年政治中心的南移，带动文人墨客亦步亦趋，梅花在凌寒中独开，其清雅俊逸的独特品性，为士人所喜。

南宋大诗人范成大编有我国第一部梅花专著《范村梅谱》，他开篇就写到：“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

至今梅花依然是植物园林的标配，俗话说“梅花开五瓣，寓意福、禄、寿、喜、财”，受到天下人追捧，成为雅俗共赏的尤物。

恐怕很难分得清。

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赏梅人，我以为赏梅当以观形、闻香、品风骨为主，不必纠结于细分类，而失去兴致美感。个人觉得好认并值得记取的有如下品种：

江梅好认，萼片绛紫，花瓣洁白，单瓣。古人吟咏冰雪白梅者，如“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之类，多指这种。另有一种白色复瓣或重瓣的，为玉蝶梅，似有仙气，花蕾尖端往往呈浅红色，盛开后又会变淡白，非常神奇。她们不畏严寒、凌寒独开，令人惊叹。

红梅也好认，分为官粉梅和朱砂梅，两者区别却较难。官粉梅萼片绛紫，花瓣呈或深或浅粉红色，复瓣或重瓣皆有。朱砂梅红得深，花枝内新生木质部是淡暗紫色。红梅开得稍晚，盛开时，如燃烧的火焰、舞动的红旗，歌曲《红梅赞》唱出了所有赏梅人的心声：“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最好认是绿萼梅，萼片绿色，花瓣白色，小枝单瓣或重瓣。“梅格已孤高，绿萼更幽绝。”她超凡脱俗，清雅高洁，如碧玉雕成，淡淡的香气中蕴含着铮铮气韵，不由人不喜欢。

还有一种墨梅，是中国画家的艺术开拓，超现实的梅花，用墨的浓淡来勾勒、渲染梅的清、淡、瘦。

最著名的是元末的王冕，有诗为证：“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充分披露了墨梅不慕虚名、绽放清芬的品格，彰显了无比的自信与如铁的意志，更昭示着不争春的从容和不畏寒的定力。

另类的蜡梅，别名腊梅，金黄似蜡，为蜡梅科蜡梅属，与蔷薇科杏属的梅花，不是同类。她与梅花的开放时间相近，略早，也是先花后叶，“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在殷行路与闸殷路相交的绿化带边上有四株腊梅，年前似无动于衷，元月2日早上，我特地去拜访它，竟发现蜡黄的花已悄然而开！这种喜悦之情，在学者余秋雨散文《腊梅》中表达“是沙漠骆驼，是荒山凉亭，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

上海赏梅之地颇多，共青森林公园、植物园、世纪公园、莘庄梅园和海湾森林公园等都有名。寒冬，“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如遇下雪，更棒！毕竟“梅花欢喜漫天雪”，更显风骨。